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五計三十二版

論語十七

泰伯篇

泰伯其可謂至德章

泰伯得稱至德爲人所不能爲學

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公更子細去看這一句煞有_字意思義剛言夫子稱泰伯以至德稱文王亦以至德稱武王則曰未盡善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爲至德若以泰伯比文王則泰伯爲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比泰伯已是不得全這一心了曰是如此義剛又言泰伯若居武王時牧野之師也自不容已蓋天命人心到這裏無轉側處了曰却怕泰伯不肯恁地做聖人之制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雖是說他心只一般然也有

做得不同處范益之問文王如何曰似文王也自不肯恁地
做了縱使文王做時也須做得較詳緩武王做得大故彘暴
當時紂既投火了武王又却親自去斫他頭來梟起若文王
恐不肯恁地這也難說武王當時做得也有未盡處所以東
坡說他不是聖人雖說得太過然畢竟是有未盡處義剛曰
武王既殺了紂有微子賢可立何不立之而必自立何也先
生不答但蹙眉再言這事也難說義剛

陳仲亨說至德引義剛前所論者為疑曰也不是不做這事但
他做得較雍容和緩不似武王樣暴泰伯則是不做底若是
泰伯當紂時他也只是為諸侯太王剪商自是他周人恁地
說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從不知
不從甚麼事東坡言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只是不管他此
說也好但文王不是無思量觀他戡黎伐崇之類時也顯然
是在經營又曰公劉時得一上做得盛到大王被狄人苦楚

時又衰了大王又旋來那岐山下做起家計但岐山下却亦
是商經理不到處亦是空地當時邠也只是是一片荒涼之地
所以他去那裏輯理起來義剛

問泰伯之讓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抑知大王欲傳之季
歷而讓之乎曰泰伯之意却不是如此只見大王有剪商之
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傳
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即是不從大王剪商事耳泰伯
既去其勢只傳之季歷而季歷傳之文王泰伯初來意思正
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是相成就處看周內有泰伯虞仲
外有伯夷叔齊皆是一般所見不欲去圖商寓

問泰伯知大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聖子故讓去曰泰
伯惟是不要大王有天下或問大王有剪商之志果如此否
曰詩裏分明說實始剪商又問恐詩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
此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剪商看左氏云泰伯不從是以

不嗣這甚分明這事也難說他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是與稱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底道理大王湯武是弔民伐罪為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實只是一般又問堯之讓舜禹之傳子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誅管蔡何故聖人所遇都如此先生笑曰後世將聖人做模範却都如此差異信如公問然所遇之變如此到聖人處之皆恁地所以為聖人故曰遭變事而不失其常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且就平平正正處看賀孫

吳伯英問泰伯知大王欲傳位季歷故斷髮文身逃之荆蠻示不復用固足以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曰到此却顧卹不得父子君臣一也大王見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剪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於泰伯則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

可犯也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亦可見矣或曰斷髮文身乃仲雍也泰伯則端委以治吳然吳之子孫皆仲雍之後泰伯蓋無後也壯祖

問泰伯事曰這事便是難若論有德者興無德者亡則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且要守得這箇看聖人反覆嘆詠泰伯及文王事而於武又曰未盡善皆是微意夔孫

因說泰伯讓曰今人纔有些子讓便惟恐人之不知

伯豐問集注云大王因有剪商之志恐魯頌之說只是推本之辭今遂據以為說可否曰詩中分明如此說又問如此則太王為有心於圖商也曰此是難說書亦云大王肇基王迹又問大王方為狄人所侵不得已而遷岐當時國勢甚弱如何便有意於取天下曰觀其初遷底規模便自不同規模才立便張大如文王伐崇伐密氣象亦可見然文王猶服事商所

以為至德集注

泰伯章所引其心即夷齊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不是說遜國事自是說夷齊諫武王不信便休無甚利害若泰伯不從剪商之志却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非說遜國事也集注說亦未分曉耳明作

泰伯之心即伯夷叩馬之心大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並行而不相悖然聖人稱泰伯為至德謂武為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大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其間不無些子高下若如蘇氏用三五十字罵武王非聖人則非矣於此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悖處乃善因問泰伯與夷齊心同而謂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何也曰夷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大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錄

問泰伯讓天下與伯夷叔齊讓國其事相類何故夫子一許其得仁一許其至德二者豈有優劣耶曰亦不必如此泰伯初未嘗無仁夷齊初未嘗無德壯祖

問三以天下讓程言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不知是否曰據前輩說亦難考他當時或有此三節亦未可知但古人辭讓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讓集義

恭而無禮章

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恁地若不合恭後却必要去恭則必勞若合當謹後謹則不憚若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須要直如證羊之類便是絞義剛

問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蓋人皆有此仁義之心篤於親是仁之所發故我篤於親則民興仁篤故舊是義之發故不遺故舊則民興義是如此否曰看不可偷字則又似仁大槩皆是厚底意思不遺故舊固是厚這不偷也是厚却難把做義說義剛

問君子篤於親與恭謹勇直處意自別橫渠說如何曰橫渠這說且與存在其未敢決以為定若做一章說就橫渠說得似好他就大處理會便知得品節如此問橫渠說知所先後先處是篤於親與故舊不遺曰然問他却將恭慎等處入在後段說是如何曰就他說人能篤於親與不遺故舊他大處自能篤厚如此到節文處必不至大段有失他合當恭而恭必不至於勞謹慎必不至於畏縮勇直處亦不至於失節若不

集注

知先後要做便做更不問有六親眷屬便是證父攘羊之事鄭齊卿問集注舉橫渠說之意曰他要合下面意所以如此說蓋有禮與篤親不遺故舊在先則不憊不勞不亂不絞與與仁不偷之效在後耳要之合分為二章又問直而無禮則絞曰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則有證父攘羊之事矣木張子之說謂先且篤於親不遺故舊此其大者則恭慎勇直不

至難用力此說固好但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為是明作問橫渠知所先後之說其有所節文之謂否曰橫渠意是如此篤於親不遺故舊是當先者恭慎之類却是後必大

曾子有疾謂門弟子章

正卿問曾子啓手足章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畧不檢點便差失了看世間是少少事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賀孫

問曾子戰兢曰此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君子未死之前此心常恐保不得便見得人心至危且說世間甚物事以人心危且如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千變萬化割眼中便

走失了劄眼中便有千里萬里之遠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理會這箇道理分曉自不危惟精惟一便是守在這裏允執厥中便是行將去格

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法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人有昏睡者過身有痛痒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洽

時舉讀問目曰依舊有過高傷巧之病切須放令平實曾子啓手足是如此說固好但就他保身上面看自極有意思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問正顏色斯近信矣此其形見於顏色者如此之正則其中之不妄可知亦可謂信實矣而只曰近信何故曰聖賢說話也寬也怕有未便恁地底義

問正顏色斯近信如何是近於信曰近是其中有這信與行處不違背多有人見於顏色自恁地而中却不恁地者如色厲

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是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看便見

寓
出辭氣斯遠鄙倍是脩辭立其誠意思

賈孫
出辭氣人人如此工夫却在下面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人人皆然工夫却在勿字上

沫
毅父問遠暴慢章曰此章暴慢鄙倍等字須要與他看暴是籠

屬慢是放肆蓋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剛者之過慢是寬柔者之過鄙是允淺倍是背理今人之議論有見得雖無甚差錯只是淺近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不可不辨也

時舉
仲蔚說動容貌章曰暴慢底是大故籠斯近信矣這須是裏面

正後顏色自恁地正方是近信若是色取仁而行違則不是信了倍只是倍於理出辭氣時須要看得道理如何後方出則不信於理問三者也似只一般樣曰是各就那事上說又

問要恁地不知如何做工夫曰只是自去持守池錄作只是隨事去持守

剛義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一章是成就處下總論以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此三句說得太快大槩是養成意思較多賜

陳寅伯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且只看那所貴二字莫非道

也如籩豆之事亦是道但非所貴君子所貴只在此三者動

容貌斯遠暴慢矣斯字來得甚緊動容貌便須遠暴慢正顏

色便須近信出辭氣便須遠鄙倍人之容貌只有一箇暴慢

雖淺深不同暴慢則一如人狠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

如人倨肆固是慢稍或怠緩亦是慢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

色莊信實也正顏色便須近實鄙便是說一樣卑底說話倍

是逆理辭氣只有此二者因曰不易孟敬子當時寫得如此

好或云想曾子病亟門人多在傍者曰恐是如此因說看文

字須是熟後到自然脫落處方是某初看此都安排不成按

得東頭西頭起按得前面後面起到熟後全不費力要緊處

却在那斯字矣字這般閑字上此一段程門只有尹和靜看

得出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若熟後真箇使人說今

之學者只是不深好後不得其味只是不得其味後不深好

敬文

敬之問此章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題目一句下面要得動

容貌便能遠暴慢要得正顏色便近信出辭氣便遠鄙倍要

此須是從前做工夫植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此言君子存養之至然後能如此一

出辭氣便自能遠鄙倍一動容貌便自能遠暴慢正顏色便

自能近信所以為貴若學者則雖未能如此當思所以如此

然此亦只是說効驗若作工夫則在此句之外雉

楊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未至此如何用工曰只是就容貌

辭色之間用工更無別法但上面臨時可做下面臨時做不

得須是熟後能如此初間未熟時雖燭躡字錄是動容貌到
 熟後自然遠暴慢雖是正顏色到熟後自然近信雖是出辭
 氣到熟後自然遠鄙倍寓○淳錄此下云辭是言語氣是聲音
 出是從這裏出去二者是我身上事
要得如此遠鄙倍是才亦道之所在不可不
 謹然此則有寸之事我只理會身上事

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須要理會
 如何得動容貌便會遠暴慢正顏色便會近信出辭氣便會
 遠鄙倍須知得曾子如此說不是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
 時方自會恁地須知得工夫在未動容貌未正顏色未出辭
 氣之前又云正顏色若要相似說合當着得箇遠虛偽矣動
 出都說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思蓋緣是正顏色亦
 有假做恁地內實不然者若容貌之動辭氣之出却容偽不
 得賀孫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看來三者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問要之三者以涵養為主曰涵養便

是只這三者便是涵養地頭但動容貌遠暴慢便是不遠暴
 慢便不是正顏色近信便是不近信便不是熈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或云須是工夫持以方能得如此否曰不
 得人之資稟各不同資質好者纔知得便把得定不改變資
 質遲慢者須大段着力做工夫方得因舉徐仲車從胡安定
 學一日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徐因思不獨頭容
 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又舉小南和尚偶靠倚而坐其
 師見之厲聲叱之曰恁地無脊梁骨小南聞之從耳然自此終
 身不靠倚坐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為個
 問所謂暴慢鄙倍皆是指在我者言否曰然曰所以動容貌而
 暴慢自遠者工夫皆在先歟曰此只大綱言人合如此固是
 要平日曾下工夫然即今亦須隨事省察不令間斷廣
 叔京來問所貴乎道者三因云正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
 整齊方云乃是敬貫動靜曰到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方

或問遠與近意義如何曰曾子臨終何嘗又安排下這字如此但聖賢言語自如此耳不須推尋不要緊處

動容貌斯遠暴慢是為得人好正顏色斯近信是顏色實出辭氣斯遠鄙倍是出得言語是動正出三字皆是輕說過君子所貴於此者皆平日功夫所至非臨事所能捏合籩豆之事雖亦莫非道之所在然須先擇切己者為之如有關雉麟趾之意便可行周官法度又如盡得皇極之五事便有庶證之應以籩豆之事告孟敬子必其所為有以煩碎為務者謨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言道之所貴者有此三事便對了道之所賤者籩豆之事非不是道乃道之末耳如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須是平日先有此等工夫如此効驗動容貌斯遠暴慢矣須只做一句讀斯字只是箇自然意思龜山解此一句引曾子脩容聞人避之事却是他人暴慢全說不着像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曰以道言之固

不可謂此為道彼為非道然而所貴在此則所賤在彼矣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矣人傑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乃是切於身者若籩豆之事特有司所職掌耳今人於制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却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也人傑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學者觀此一段須看他兩節先看所貴乎道者是如何這箇是所貴所重者至於一籩一豆皆是理但這箇事自有人管我且理會箇大者且如今人講明制度名器皆是當然非不是學但是於自己身上大處却不曾理會何貴於學先生因言近來學者多務高遠不自近處着工夫有對者曰近來學者誠有好高之弊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父子君臣兄弟上求諸先生言如此初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父子兄弟君臣之間各有一箇當然之理是道也

義剛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一章畢因曰道雖無所不在而君子所重則止此三事而已這也見得窮理則不當有小大之分行已則不能無緩急先後之序先生曰這樣處也難說聖賢也只大槩說在這裏而今說不可無先後之序固是但只揀得幾件去做那小底都不照管也不得義剛因言義剛便是也疑以為古人事事致謹如所謂克勤小物豈是盡視為小而不管曰這但是說此三事為最重耳若是其他也不是不管只是說人於身上事都不照管却只去理會那籩豆等小事便不得言這箇自有司在但責之有司使得若全不理會將見以籩為豆以豆為籩都無理會了田子方謂魏文侯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此說固好但某思之人君若不曉得那樂却如何知得那人可任不可任這也須曉得方解去任那人方不被他謾如籩豆之類若不曉如何解任那有司

若籩裏盛有汁底物事豆裏盛乾底物事自是不得也須着曉始得但所重者是上面三事耳義剛

舜功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動容貌則能遠暴慢正顏色則能近信出辭氣則能遠鄙倍所貴者在此至於籩豆之事雖亦道之所寓然自有人管了君子只脩身而已蓋常人容貌不暴則多慢顏色易得近色莊言語易得鄙而倍理前人愛說動字出字正字上有工夫看得來不消如此璘

正卿問正顏色之正字獨重於動與出字何如曰前輩多就動正出三字上說一向都將三字重了若從今說便三字都輕却不可於中自分兩樣某所以不以彼說為然者緣看文勢不恁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夫道之所以可貴者為說故云道之所以可貴者有三事焉故下數其所以可貴之實如此若禮文器數自有官守非在所當先而可貴者舊說所以未安者且看世上人雖有動容貌者而便辟足恭不能遠

暴慢雖有正顏色者而色取仁而行違多是虛偽不能近信
 雖有出辭氣者而巧言飾辭不能遠鄙倍這便未見得道之
 所以可貴矣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
 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
 貴乎道者此也又云三句最是正顏色斯近信見得分明賀孫
 或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如何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前輩
 不合將做用工處此只是涵養已成效驗處暴慢鄙倍近信
 皆是自已分內事惟近信不好理會蓋君子才正顏色自有
 箇誠實底道理異乎色取仁而行違者也所謂君子所貴乎
 道者三道雖無乎不在然此三者乃脩身之效為政之本故
 可貴容貌是舉一身而言顏色乃見於面顏者而言又問三
 者固是效驗處然不知於何處用工曰只平日涵養便是去偽
 某病中思量曾子當初告孟敬子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只說出
 三事曾子當時有多少好話到急處都說不辦只撮出三項

如此這三項是最緊要處說這三事上更做得工夫上面
 又大段長進便不長進也做得箇聖賢坯模雖不中不遠矣格
 所貴乎道者三禮亦是道但道中所貴此三者身上李先生云曾子臨死空洞
 中只餘此念方

或講所貴乎道者三曰不必如此說得巧曾子臨死時說話必
 不暇如此委曲安排必大

注云暴粗厲也何謂粗厲曰粗不精細也節注

問先生舊解以三者為脩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
 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此則動
 正出三字只是閑字後來改本以驗為要非其以下改為學
 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
 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如上蔡之說而不可以效驗言矣某
 疑動正出三字不可以為做工夫字正字尚可說動字出字
 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

工夫處正如着衣喫飯其着其喫雖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處此意所爭只是絲髮之間要人自認得舊來解以為效驗語似有病故改從今說蓋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便是舊說效驗字太深有病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以下三節是要得恁地須是平日莊敬工夫到此方能恁地若臨時做工夫也不解恁地植因問明道動容周旋中禮正顏色則不妄出辭氣正由中出又仍是以三句上半截是工夫下半截是功效曰不是所以恁地也是平日莊敬工夫植

問動也正也出也不知是心要得如此還是自然發見氣象曰上蔡諸人皆道此是做工夫處看來只當作成效說涵養莊敬得如此工夫已在前了此是效驗動容貌若非涵養有素安能便免暴慢正顏色非莊敬有素安能便近信信是信實

表裏如一色有色厲而內荏者色莊者色取仁而行違者苟不近實安能表裏如一乎問正者是着力之辭否曰亦着力不得若不到近實處正其顏色但見作偽而已問遠之字義如何曰遠便是無復有這氣象問正顏色既是功效到此則宜自然而信却言近信何也曰這也是對上遠字說集義問君子道者三章謝氏就正動出上用工竊謂此三句其要緊處皆在斯字上蓋斯者便自然如此也才動容貌便自然遠暴慢非平昔涵養之熟何以至此此三句乃以效言非指用功地步也曰是如此柄

舜功問動容貌如何遠暴慢曰人之容貌非暴則慢得中者極難須是遠此方可此一段上蔡說亦多有未是處問其言也善何必曾子天下自有一等人臨死言善通老云聖賢臨死不亂曰聖賢豈可以不亂言曾子到此愈極分明易箒事可見然此三句亦是由中以出不是外向闕撰得成可學

動容貌出辭氣先生云只伊川語解平平說未有如此張筋弩

力意思請上方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陳仲亨說以能問於不能章曰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觀顏子無伐

善無施勞看他也是把此一件做工夫又問君子人與是才德出眾之君子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才者能之臨大

節而不可奪則非有德者不能也義剛

舉問犯而不校曰不是着意去容他亦不是因他犯而遂去自反蓋其所存者廣大故人有小小觸犯處自不覺得何暇與

之校耶時舉

不校是不與人比校強弱勝負道我勝你負我強你弱如上言以能問於不能之類皆是不與人校也熹

子善問犯而不校恐是且點檢自家不暇問他人曰不是如此

是他力量大見有犯者如蚊蟲子一般何足與校如汪汪

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梳之不濁亞夫問黃叔度是何樣底人曰當時亦是眾人扛得如此看來也只是篤厚深遠底人若

是有所見亦須說出來且如顏子是一箇不說話底人有箇孔子說他好若孟子無人印證他他自發出許多言語豈有

自孔孟之後至東漢黃叔度時已是五六百年若有所見亦須發明出來安得言論風旨全無聞亞夫云郭林宗亦主

張他曰林宗何足憑且如元德秀在唐時也非細及就文粹上看他文章乃是說佛南升

顏子犯而不校是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却有着力處學者莫若且理會自反却見得自家長短若遽學不校却恐僮侗都無

是非曲直下梢於自己分却恐無益端蒙

或問犯而不校若常持不校之心如何曰此只看一箇公私大

小故伊川云有當較者順理而已方子

大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顏子殆而不

問如此已是無我了集注曰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何也曰聖人則全是無我顏子却但是不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和人我都無義剛

問幾於無我幾字莫只是就從事一句上可見耶抑併前五句皆可見耶犯而不校則亦未能無校此可見非聖人事矣曰顏子正在着力未着力之間非但此處可見只就從事上着便分明不須更說無校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聖人言語自渾全温厚曾子便恁地剛有孟子氣象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等語見得曾子直是峻厲淳

問可以託六尺之孤云云不知可見得伊周事否曰伊周亦未足道此只說有才志氣節如此亦可為君子之事又問下此一

等如平勃之入北軍迎代王霍將軍之擁昭立宣可當此否曰這也隨人做聖人做出是聖人事業賢人做出是賢人事業中人以上是中人以上事業這通上下而言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上是疑詞如平勃當時這處也未見得若誅諸呂不成不知果能死節否古人這處怕亦是幸然如此如藥殺許后事光後來知却含胡過似這般所在解臨大節而不奪否恐未必然因言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之親黨雖前者既為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殛竄戮項背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况游談聚議習為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伏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厭又曰東坡議論雖不能無偏頗其氣節直

是有高人處如說孔北海曹操使人凜凜有生氣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故為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甦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伏節死義之資乎寓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閑雅似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時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廢也得大節在那裏鑄思砥

正卿問可以託六尺之孤至君子人也此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只是箇枉死

漢濟得其事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斂手並脚底村人耶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個

正卿問託六尺之孤一章曰百里之命只是命令之命託六尺之孤謂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攝國政曰如霍光當得此三句否曰霍光亦當得上面兩句至如許后之事則大節已奪了曰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為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有守霍光雖有為有猷矣只是無所守恪

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是才臨大節不可奪是德如霍光可謂有才然其毒許后事便以愛奪了燕慕容恪是慕容暉之

霍光其輔幼主也好然知慕容評當去而不去之遂以亂國

此也未是惟孔明能之綱同夔

問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曰所謂君子這三句都是不可少底若

論文勢却似臨大節不可奪一句為重然而須是有上面託

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却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足以為君子

此所以有結語也燾

問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又能臨大節而不可奪

方可謂之君子是如此看否曰固是又問若徒能臨大節不

可奪而才力短淺做事不得如荀息之徒僅能死節而不能

止難要亦不可謂之君子曰也是不可謂之君子義剛

問胡文定以荀息為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如何曰荀息便是不可以託孤寄命了問聖人書荀

息與孔父仇牧同辭何也曰聖人也且是要存得箇君臣大

義夔孫

問君子才德出眾之名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

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君子與章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弘毅二字弘雖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

且如執德不弘之弘便見此弘字謂如人有許多道理及至

學來下梢却做得狹窄了便是不弘蓋緣只以己為是凡他

人之言便做說得天花亂墜我亦不信依舊只執己是可見

其狹小何緣得弘須是不可先以別人為不是凡他人之善

皆有以受之集眾善之謂弘伯豐問是寬以居之否曰然如

人能弘道却是以弘為開廓弘字却是作用論弘專

問弘毅之弘曰弘是寬廣事事着得道理也着得事物也着得

事物逆來也着得順來也着得富貴也着得貧賤也着得着

甚麼物事來掉在裏面都不見形影了個

弘字只對隘字着便見得如看文字相似只執一說見眾說皆

不復取便是不弘若是弘底人便包容衆說又非是於中無
所可否包容之中又爲判別此便是弘植

弘有耐意如有一行之善便道我善了更不要進能些小好事
便以爲只如此足矣更不向前去皆是不弘之故如此其小

安能擔當得重任淳
所謂弘者不但是故令公平寬大容受得人須是容受得許多

衆理若執着一見便自以爲是他說更入不得便是滯於一
隅如何得弘須是容受軋捺得衆理方得謙之

恭甫問弘是心之體教是心之力曰心體是少大大而天地
之理纔要思量便都在這裏若是世上淺心私已底人有一

兩件事便着不得賀孫
問如何是弘曰計較小小利害小小得失褊隘如公欲執兩事

終身行之皆是不弘說道自家不敢承當說道且據自已所
見皆是不弘節

士不可以弘毅這曾子一箇人只恁地他肚裏却着得無限今
人微有所得欣然自以爲得相道

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升論毅
敬之問弘是容受得衆理教是勝得箇重任曰弘乃能勝得重

任毅便是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任却恐去前面倒
了時舉

問弘是寬容之義否曰固是但不是寬容人乃寬容得義理耳
毅字曾子以任重言之人之狹隘者只守得一義一理便自

足既滯一隅却如何能任重必能容納吞受得衆理方是弘
也必大

仲蔚問弘毅曰弘不只是有度量能容物之謂正是執德不弘
之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不說我德已如此便住如無

底之谷擲一物於中無有窮盡若有滿足之心便不是弘毅
是忍耐持守着力去做義剛

問弘毅曰弘是寬廣而事事都著得道理也著得多人物也著得多若著得這一箇著不得那一箇便不是弘且如有兩人相爭須是寬著心都容得始得若便分別一人是一人非便不得或兩人都是或兩人都非或是者非非者是皆不可知道理自是箇大底物事無所不備無所不包若小著心如何承載得起弘了却要毅弘則都包得在裏面了不成只恁地寬廣裏面又要分別是非有規矩始得若只恁地弘便沒倒斷了任重是擔子重非如任天下之任又曰若練小著這心裏只著得一箇這兩箇便相拄礙在這裏道理也只著得一說事事都只著得一邊。

問曾子弘毅處不知為學工夫方會恁地或合下工夫便著恁地曰便要恁地若不弘不毅難為立脚問人之資稟偏駁如何便要得恁地曰既知不弘不毅便警醒今弘毅如何討道理教他莫恁地弘毅處固未見得若不弘不毅處亦易見不弘便急迫狹隘不容物只安於卑陋不毅便傾東倒西既

知此道理當恁地既不能行又不能守知得道理不當恁地却又不能割捨除却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這處亦須是見得道理分曉磊磊落落這箇都由我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如多財善賈須多錢得在這裏看我要買也得要賣也得若只有十文錢在這裏如何處置得去又曰聖人言語自渾全温厚曾子便有主角如士不可以不弘毅如可以託六尺之孤云云見得曾子直是恁地剛硬孟子氣象大抵如此寓○溥錄云徐問弘毅是為學工夫久方能如此抑合有偏何以便能如此曰便要弘毅皆不可一日無曰人之資稟裏別尋討方法去醫治他弘毅處亦難見不弘不毅却易見不弘便淺迫便窄狹不容物便安於卑陋不毅便倒束墜面見道理合當如此又不能行不能守見道理不當如此又不

能捨不能去只除了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非別討一弘毅來然亦須是見道理極分曉磊磊落落在這裏無遁情病痛來便都自家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如多財善賈都蓄在這裏要買便買要賣便賣若止有十來錢在此則如何處置得○砥錄云居父問士不可不弘毅學者合下當便弘毅將德盛業成而右至此曰合下便當弘毅不可一日無也又問如何得弘毅曰但只去其不弘不毅便自然弘毅弘毅雖難見自家不弘不毅處却易見常要點檢若卑狹淺

隘不能容物安於困陋便是不弘不毅處病痛更多知理所
當為而不為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去便是毅又曰孔子
所言自渾全溫厚如曾
子所言便有孟子氣象

問士不可以不弘毅曰弘是事事著得如進學也要弘接物也
要弘事事要弘若不弘只是見得這一邊不見那一邊便是
不弘只得些了便自足便是不弘毅却是發處勇猛行得來
強忍是他發用處問後面只說仁以為己任是只成就這箇
仁否曰然許多道理也只是這箇仁人也只要成就這箇仁
須是擔當得去又問死而後已是不休歇否曰然若不毅則
未死已前便有時倒了直到死方住又曰古人下字各不同
如剛毅勇猛等字雖是相似其義訓各微不同如適間說推
與充相似們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認得箇仁又
將身體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是難世間有兩種
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

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著如何知得他
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們
士不可以不弘毅毅者有守之意又云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
之勇觀此弘毅之說與夫臨大節不可奪與孟子彼以其富
我以吾仁之說則其勇可知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住如
論語載曾子之言先一章云以能問於不能則見曾子弘處
又言臨大節不可奪則見他毅處若孟子只得他剛處却少
弘大底氣象謨

弘而不毅如近世龜山之學者其流與世之常人無以異毅而
不弘如胡氏門人都恁地撐腸拄肚少間都沒頓着處賀孫
弘寬廣也是事要得寬闊毅強忍也如云擾而毅是馴擾而却
毅強而有守底意思弘字如今講學須太著箇心是者從之
不是者也且寬心去究而今人才得一善便說道自家底是
了別人底都不是便是以先入為主了雖有至善無由見得

如執德不弘須是自家要弘始得若容民蓄眾底事也是弘但是外面事而今人說弘字多做容字說了則這弘字裏面無用工處可以此意推之又云弘是開闊周遍變孫注

程子說弘字曰寬廣最說得好此是儘耐得工夫不急迫如做一事今日做未得又且耐明日做變孫

問毅訓強忍粗而言之是硬擔當著做將去否楊氏作力行說正此意但說得不猛厲明白若不足以形容毅字氣象至程子所謂弘而無毅則無規矩而難立其說固不可易第恐毅字訓義非可以有規矩言之如何曰毅有忍耐意思程子所云無規矩是說目今難立是說後來必大

士不可以不弘毅先生舉程先生語曰重擔子須是硬着脊梁骨方擔荷得去肅

興於詩章

或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曰興於詩便是箇小底成於樂成

於樂便是箇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得來到成處却是自然後恁地又曰古人自小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如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非是初學有許多次第乃是到後來方能如此不是說用工夫次第乃是得效次第如此又曰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第幾與理為一者有甚放僻邪侈一齊都滌盪得盡不留些子興於詩是初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到成於樂是刮來刮去凡有毫髮不善都盪滌得盡了這是甚氣象又曰後世去古既遠禮樂蕩然所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然看得來只是讀書理會道理只管將來涵泳到浹洽貫通熟處亦有此意思致道云讀孟子孰儘有此意曰也是只是孟子較感發得麓其他書都是如此賀孫因云如大學傳知止章及齊家章引許多詩語涵泳得熟誠有不自已處賀孫

亞夫問此章曰詩禮樂初學時都已學了至得力時却有次第

樂者能動盪人之血氣使人有些小不善之意都着不得便純是天理此所謂成於樂譬如人之服藥初時一向服了服之既久則耳聰目明各自得力此興詩立禮成樂所以有先後也時舉

古人學樂只是收斂身心令入規矩使心細而不籠久久自然養得和樂出來又曰詩禮樂古人學時本一齊去學了到成就得力處却有先後然成於樂又見無所用其方升卿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攬掇他去這路上行廣

敬之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覺得和悅之意多曰先王教人之法以樂官為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這裏時舉正卿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曰到得成於樂自不消恁地淺說成於此是大段極至賀孫

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今公讀詩是興起得箇甚麼個

或問成於樂曰樂有五音六律能通暢人心今之樂雖與古異若無此音律則不得以為樂矣力行因舉樂記云耳目聰明血氣平和曰頌者所以聰明和平如何不可只如此說過行成於樂曰而今作俗樂聒人也聒得人動況先王之樂中正平和想得足以感動人肅

問立於禮禮尚可依禮經服行詩樂皆廢不知興詩成樂何以致之曰豈特詩樂無禮也無今只有義理在且就義理上講究如分別得那是非邪正到感慨處必能興起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之功涵養德性無斯須不和不樂直恁地和平便是成於樂之功如禮古人這身都只在禮之中都不由得自家今既無之只得硬做些規矩自恁地收拾如詩須待人去歌誦至禮與樂自評定在那裏只得自去做荀子

言禮樂法而不說更無可說只得就他法之而已荀子此語甚好又問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與此相表裏否曰也不爭多此却有游藝一脚子詩今難曉樂又無問之於禮猶可用力既無此家具有以興起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之功也如禮亦無只是便做些規矩自恁地收斂古人此身終日無說話只是恁地做去樂更無說話只是聲音節奏使人相表裏否曰彼是言荀子曰禮樂法而不說曰此章與志於道於藝則子曰道夫曰云居父問此是言禮樂法而不說曰此章與志於道若精別義理使有以感發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涵養從容無斯須不和感發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完具且只得自存箇規矩收斂身心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夾定做去樂只是使它聲音節奏自然和平更無說話荀子又云禮樂法而不說只有法更無說也或問此章與志於道據德依仁游藝如何曰不然彼就德性上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游藝一脚意思

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精

仲蔚問興於詩與游於藝先後不同如何曰興立成是言其成志據依游是言其用功處據依興立成是成效處但詩較感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這須常常執守是得樂則如太史公所謂動盪血氣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問消融查滓如何曰查滓是他勉強用力不出於自然而不安於為之之意聞樂則可以融化了然樂今却不可得而聞矣剛子壽言論語所謂興於詩又云詩可以興蓋詩者古人所以詠歌情性當時人一歌詠其言便能了其義故善心可以興起今人須加訓詁方理會得又失其歌詠之律如何一去看着便能興起善意以今觀之不若熟理會論語方能興起善意也大雅

問注言樂有五聲十二律云云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不知聲音節奏之末如何便能使義精仁熟和順於道德曰人以五聲十二律為樂之末謂樂之末若不是五聲

十二律如何見得這樂便是無樂了謂禮之未若不是周旋

揖遜則為無禮五聲十二律皆有自然之和氣古樂不可見

要之聲律今亦難見然今之歌曲亦有所謂五聲十二律方

做得曲亦似古樂一般如彈琴亦然只他底是邪古樂是正

所以不同又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

道德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

濁高下長短小大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和

氣導每云所以聽之自能義精仁熟和順於道德樂於歌舞

不是各自為節奏樂只是此一節奏歌亦是此一節奏舞

亦觀此不是各自為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

以聽之可以和順道德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工夫然後用

樂以成之問古者十有三年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與

這處不同如何曰這處是大學終身之所得如十歲學幼儀

十三學樂誦詩從小時皆學一番了做箇骨子在這裏到後

來方得他力禮小時所學只是學事親事長之節乃禮之小

者年到二十所學乃是朝廷宗廟之禮乃禮之大者到立於

禮始得禮之力樂小時亦學了到成於樂時始得樂之力不

是大時方去學詩却是初間便得力說善說惡却易曉可以

勸可以戒禮只捉住在這裏樂便難精專錄云直是工夫至

詩有言語可讀禮有節文可守樂是他人作與我有甚相關

如人唱曲好底凡有聞者人人皆道好樂雖作於彼而聽者

自然竦動感發故能義精仁熟而和順道德舜命夔典樂教

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定要教他恁地至

其教之之具又却在於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處五
聲十二律不可謂樂之末猶揖遜周旋不可謂禮之末若不
是揖遜周旋又如何見得禮在那裏又問成於樂處古人之
學有可證者否曰不必恁地支離這處只理會如何是興於
詩如何是立於禮如何是成於樂律呂雖有十二用時只用
七箇自黃鍾下生至姑洗便住了若更要插一箇便拗了如

今之作樂亦只用七箇如邊頭寫不成字者即是古之聲律
若更添一聲便不成樂竊注

問注云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恐是迭爲賓主否曰書所
謂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
聲洪濁其次爲商羽聲輕清其次爲徵清濁洪纖之中爲角
此五聲之別以括人聲之高下聖人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
故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謂如以黃鍾爲宮
則是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宮爲羽還至無射爲
宮便是黃鍾爲商太簇爲角中呂爲徵林鍾爲羽然而無射
之律只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
六寸則宮聲槩下面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
鍾大呂黃鍾大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用四
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槩之其聲和矣不然則
其聲不得其和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意其取數

之甚多者言之餘少者尚庶幾焉某人取其半數爲子聲謂
宮律之短餘則用子聲某人又破其說曰子聲非古有也然
而不用子聲則如何得其和畢竟須着用子聲想古人亦然
但無可考耳而今俗樂多用夾鍾爲黃鍾之宮蓋向上去聲
愈清故也又云今之琴第六七絃是清聲如第一二絃以黃
鍾爲宮大簇爲商則第六七絃即是黃鍾太簇之清蓋只用
兩清聲故也燾

正淳問謝氏謂樂則存養其善心使義精仁熟自和順於道德
遺其音而專論其意如何曰樂字內自括五音六律了若無
五音六律以何爲樂必大義

民可使由之章

問民可使由之曰所謂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
之以德齊之以禮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豈不是使之由問不可使知之曰不是

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呂氏謂知之未至適所以啓
機心而生惑志。說得是。問此不知與百姓日用不知同否。曰
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淳。

植云：民可使之仰事俯育而不可使之知其父子之道。爲天性
可使之奔走服役而不可使之知其君臣之義。爲當然。及諸
友舉畢。先生云：今晚五人看得都無甚走作。植。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聖人只使得人孝足矣。使得
人弟足矣。却無緣又上門。逐箇與他解說。所以當孝者是如
何所以當弟者。是如何自是無緣得如此。頃年張子韶之論
以爲當事親便當體認取那事親者。是何物方識所謂仁當
事兄便當體認取那事兄者。是何物方識所謂義。某說若如
此。則前面方推這心去事親。隨手又便去背後尋摸取這箇
仁。前面方推此心去事兄。隨手又便著一心去尋摸取這箇
義。是二心矣。禪家便是如此。其爲說曰：立地便要你究得坐

地。便要你究得他。所以撐眉努眼。使捧使喝。都是立地便拶
教你承當。識認取。所以謂之禪機。若必欲使民知之。少間便
有這般病。某嘗舉子韶之說。以問李先生。曰：當事親便要體
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箇義。如此。則事親事兄。却是
沒緊要底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
易公看得好。或問：上蔡愛說箇覺字。便是有此病了。曰：然。張
子韶初間便是上蔡之說。只是後來又展上蔡之說。說得來
放肆無收殺耳。或曰：南軒初間也有以覺訓仁之病。曰：大槩
都是自上蔡處來。又曰：呂氏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云
不可使知。非以愚民。蓋知之不至。適以起機心而生惑志也。
此說亦自好。所謂機心。便是張子韶與禪機之說。方纔做這
事。便又使此心去體認。少間便啓人機心。只是聖人說此語
時。却未有此意。在向姑舉之。或問：不欲附集注。或曰：王介甫
以爲不可使知。蓋聖人愚民之意。曰：申韓莊老之說。便是此。

意以為聖人置這許多仁義禮樂都是殃考人淮南子有一段說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謂臣殺主下伐上吾恐用兵不休爭鬪不已為之奈何太公善王之問教之以繁文滋禮以持天下如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蓄厚葬久喪以亶音丹其家其意大槩說使人行三年之喪庶幾生子少免得人多為亂之意厚葬久喪可以破產免得人富以啓亂之意都是這般無稽之語問

民可使由之一章舊取楊氏說亦未精審此章之義自與盤詰之意不同商盤只說遷都周誥只言代商此不可不與百姓說今分曉况只是就事上說聞者亦易曉解若義理之精微則如何說得他曉必大

好勇疾貧章

好勇疾貧固是作亂不仁之人不能容之亦必致亂如東漢之黨錮冰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周公之才之美此是為有才而無德者言但此一段曲折自有數般意思驕者必有吝吝者必有驕非只是吝於財九吝於事吝於為善皆是且以吝財言之人之所以要吝者只緣我散與人使他人富與我一般則無可矜誇於人所以吝其嘗見兩人只是無緊要閑事也抵死不肯說與人只緣他要說自會以是驕誇人故如此因曾親見人如此遂曉得這驕吝兩字只是相匹配得在故相靠得在也錄作相比配相靠在這裏義剛驕吝是挾其所有以誇其所無挾其所有是吝誇其所無是驕而今有一樣人會得底不肯與人說又却將來驕人問

正卿問驕如何生於吝曰驕却是枝葉發露處吝却是根本藏蓄處且以淺近易見者言之如說道理這自是世上公共底物事合當大家說出來世上自有一般人自恁地吝惜不肯說與人這意思是如何他只怕人都識了却没詫異所以吝

惜在此獨有自家會別人都不會自家便驕得他便欺得他如貨財也是公共底物事合使便着使若只恁地吝惜合使不使只怕自家無了別人却有無可強得人所以吝惜在此獨是自家有別人無自家便做大便欺得他又云為是要驕人所以吝賀孫

或問驕吝曰驕是傲於外吝是靳惜於中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祖道

某昨見一箇人學得些子道理便都不肯向人說其初只是吝積蓄得這箇物事在肚裏無奈何只見我做大便要凌人只此是驕恪

聖人只是平說云如有周公之才美而有驕吝也連得才美功業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至於程子云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與其所說驕吝相為根本技業此又是發餘意解者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却說

此方得賀孫

先生云一學者來問伊川云驕是氣盈吝是氣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却云使驕且吝試商量看伯豐對曰盈是加於人處歉是存於己者粗而喻之如勇於為非則怯於遷善明於責人則暗於恕己同是一箇病根先生曰如人曉些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則無以為驕帶

問驕氣盈吝氣歉氣之盈歉如何曰驕與吝是一般病只隔一膜驕是放出底吝是不放出底驕正如人病寒熱攻注上則頭目疼攻注下則腰腹痛熱發出外似驕寒包縮在內似吝因舉顯道克己詩試於清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問當如何去此病曰此有甚法只莫驕莫吝便是剖破藩籬也覺其為非從源頭處正我要不行便不行要坐便還我坐莫非由我更求甚方法寓

集注云驕吝雖不同而其勢常相因先生云孔子之意未必如此其見近來有一種人如此其說又有所為也炎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根本其嘗見人吝一件物便有驕意見得這兩字如此冰

吝者驕之根本驕者吝之枝葉是吝為主蓋吝其在我則謂我有你無便是驕人也燾

讀驕吝一段云亦是相為先後時舉

三年學章

問不至於毅欲以至為及字說謂不暇及於祿免改為志得否曰其亦只是疑作志不敢必其然蓋此處解不行作志則略通不可又就上面撰便越不好了或又引程子說曰說不行不如莫解解便不好如解白為黑一般淳

問三年學而不至於毅是無所為而為學否曰然燾

篤信好學章

學者須以篤信為先劉子澄說

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善道惟善道故能守死惟好學故能

篤信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德明

惟篤信故能好學惟守死故能善道善如善吾生善吾死之善不壞了道也然守死生於篤信善道由於好學徒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者或非所信徒守死而不能推以善其道則雖死無補升卿

篤信須是好學但要好學也須是篤信善道須是守死而今若是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亦不能善道但守死須是善

道若不善道便知守死也無益所以人貴乎有學篤信方能

守死好學方能善道義剛格錄云此兩句相闕自是四事

危邦不入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見其紀

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淳

危邦不入舊說謂已在官者便無可去之義若是小官恐亦可

去當責任者則不容去也 必大

或問危邦固是不可入但或有見居其國則當與之同患難豈復可去曰然到此無可去之理矣然其失則在於不能早去當及其方亂未危之時去之可也 個

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此自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可也 時舉

不在其位章

馬莊甫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如縣尉豈可謀他主簿事纔不守分限便是犯他疆界馬曰如縣尉可與他縣中事否曰尉佐官也既以佐名官有繁難只得伴他謀但不可侵他事權 大雅

師摯之始章

徐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曰自關關雎鳩至鍾鼓樂之皆

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序

或問關雎之亂亂何以訓終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 章

亂曰者亂乃樂終之雜聲也亂出國語史記又曰關雎恐是亂聲前面者恐有聲而無辭 揚

狂而不直章

狂是好高大便要作聖賢宜直侗是愚模樣不解一事底人宜

謹愿慳慳是拙模樣無能為底人宜信有是德則有是病有

是病必有是德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冰

問狂而不直之狂恐不可以進取之狂當之欲目之以輕率可

否曰此狂字固卑下然亦有進取意思敢為大言下梢却無

收拾是也 必大

問侗者同也於物同然一律無所識別之謂侗者空也空而又

空無一長之實之謂先生以為此亦因舊說而以字義音訓

推之恐或然爾此類只合大槩看不須苦推究也

學如不及章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着起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只快時起來行得三两步懶時又坐恁地如何做得事成

巍巍乎章

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至禹吾無間然四章先生云舜禹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都不曾把一毫來奉已如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乃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首出庶物高出萬物之表故夫子稱其巍巍又曰堯與天為一處民無能名所能名者事業禮樂法度而已植正卿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九人有得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

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高恪

不與只是不相干之義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我事不被那天下來移着義剛

正淳論不以位為樂恐不特舜禹為然曰不必如此說如孟子論禹湯一段不成武王不執中湯却泄邇忘遠此章之旨與後章禹無間然之意同是各舉他身上的一件切底事言之必因論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義曰此等處且玩味本文看他語意所重落向何處明道說得義理甚闊闊集注却說得小然觀經文語意落處却恐集注得之必大

大哉堯之為君章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詞不必謂獨堯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溥

惟堯則之一章曰雖蕩蕩無能名也亦有巍巍之成功可見又有煥乎之文章可觀謨

大哉堯之爲君炎謂吳才老書解說驩堯共工輩在堯朝堯却
能容得他舜便容他不得可見堯之大處舜終是不若堯之
大曰吳解亦自有說得好處舜自側微而興以至即帝位此
三四人終是有不服底意舜只得行遣故曰四罪而天下咸
服炎

舜有臣五八章

魏問集注云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此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
闕了曰寧可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元注說則是亂臣十
人却多於前於今爲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盛纘
李問至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天命人心歸之自可見其德之
盛了然如此而猶且不取乃見其至處雉

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
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
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

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
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采實文
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生拍破一般寓

或問以爲文王之時天下已二分服其化使文王不死數年天
下必盡服不俟武王征伐而天下自歸之矣曰自家心如何
測度得聖人心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
行之者文王是也聖人已說底話尚未理會得何況聖人未
做底事如何測度得後再有問者先生乃曰若紂之惡極文
王未死也只得征伐救民個

問文王受命是如何曰只是天下歸之問太王剪商是有此事
否曰此不可考矣但據詩云至于大王實始剪商左傳云泰
伯不從是以不嗣要之周自日前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
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至文王三分有二以服
事紂孔子乃稱其至德若非文王亦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

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日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璘

因說文王事商曰文王但是做得從容不迫不便去伐商太猛耳東坡說文王只是依本分做諸侯自歸之或問此有所據否曰這也見未得在但是文王伐崇戲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說王季勤勞王家詩云大王剪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他子孫誣其父祖春秋分明說泰伯不從是不從甚底事若泰伯居武王之世也只是為諸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橫渠云商之中世都棄了西方之地不管他所以戎狄復進入中國大王所以遷於岐然岐下也只是箇荒涼之地大王自去立箇家計如此夔孫

問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據本意只是說文王或問中載胡氏說又兼武王而言以為武王之間以服事商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說某也謾載放那裏這箇難說而今都回互箇聖人說得咸好也不得如東坡罵武王不是聖人又也無禮只是孔子便說得來平如武未盡善此等處未消理會且存放那裏憫

禹吾無間然章

范益之問五峯說禹無間然矣章云是禹以鯀遭殛死而不忍享天下之奉此說如何曰聖人自是薄於奉已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若只恁地說則較狹了後來看知言也不曾如此說義剛

黻蔽膝也以韋為之韋熟皮也有虞氏以革夏后氏以山殷火周龍章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韠左氏帶裳鞞馬泳

Blank manuscript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Large watermark: 國家圖書館藏

